

木 瓜 派 儿 童 文 学 丛 书



高巧林 著

神秘的伊妹儿

高巧林少儿小说精选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神秘的伊妹儿

高巧林 著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神秘的伊妹儿：高巧林少儿小说精选/高巧林著. —上海：少年儿童出版社，2009.9

(“木瓜浜”儿童文学丛书)

ISBN 978-7-5324-8063-0

I. 神... II. 高... III. ①儿童文学-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儿童文学-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24454 号



“木瓜浜”儿童文学丛书

神秘的伊妹儿

高巧林少儿小说精选

高巧林 著

陈舒 图

钱江 装帧

责任编辑：谢倩霓 庞冬 美术编辑：钱江

责任校对：黄岚 技术编辑：裘兴海

出版发行：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：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邮编：200052

易文网：www.ewen.cc 少儿网：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：postmaster@jcph.com

印刷：上海一众印务中心

开本：889×1194 1/32 印张：4.625 字数：108 千字

200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4-8063-0/I·2951

定价：13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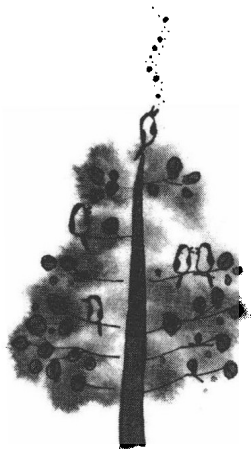
如发生质量问题，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目录

MULU

1. 远去的哨声 / 1
2. 神秘的伊妹儿 / 12
3. 野猫 / 21
4. 变色泪 / 30
5. 杂毛 / 35
6. 角泣 / 41
7. 墨宝 / 49
8. 长辫子老师 / 63
9. 最近比较烦 / 69
10. 阳光少年 / 81
11. 阿黑 / 94
12. 唱给星星 / 113
13. 金钩钩,银钩钩 / 118
14. 牛渡 / 13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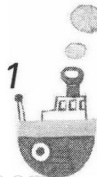
远去的哨声



星期天,爸爸妈妈去乡下看望爷爷奶奶了,临走时关照我:别到外面去玩,乖乖地待在家里写作业;千万要小心,假如谁来按门铃,一定要先从猫眼里看清是熟人才可开门。

无奈,我只得冷冷清清地在家待着。后来,待我写完了一大堆作业后,觉得眼睛酸酸的,于是用手背揉了揉眼皮,走到阳台跟前放松一下。

可是,我真趴在窗口时,非但无心于楼下小区里浓浓的春色,反觉得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压抑感慢慢爬上心头。我的目光从密密的不锈钢防盗窗棂间往外望,真觉得自己是一只笼子里的小鸟,失去了许多自由。天空中偶尔掠过欢快的鸟儿,会让我触景生情地联想到幼小时在乡野里放飞的风筝;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影、川流不息的车辆,会让我讨厌人心的浮躁和空气中夹杂着种种气味。





这时,真要感谢我那只喜欢画画的手,是它把我从消沉中拯救出来,又把我引入到无比的宁静与愉悦之中。是这样的:我见到窗玻璃内侧蒙着的薄膜般的水汽,就以手指代笔,画起我的小鸟蓝天、绿树小草……

正画得陶醉时,耳边突然响起清脆的啾啾声。

我停止画画,凝神细听。没错,那啾啾声,或绵长悠远,或短促轻快,不正是鸟儿的嬉戏鸣叫吗?恍惚间,我仿佛回到了幼小时的乡村,一会儿和几个小伙伴钻到湖边的芦苇滩里吹芦哨,一会儿独自走进麦田间吹麦哨……

然而,空荡荡的阳台内外连鸟的影子也没有,不会是我的听觉出错了把?

再一听,好像是谁在吹哨子。可是吹哨子的人呢?

我努力把头脸贴近不锈钢窗棂屏息凝神细听时,才断定那哨子声是从楼下邻居家的阳台上发出来的,也就是说吹哨人是站在我脚下的位置上。

转念一想,不对,楼下这家邻居的房是空着的,一扇豪华型的防盗门始终紧闭着。听大人说,这家的主人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板,一直在外地赚大钱呢,所以顾不上这套房了。那么,此刻怎会有人吹出如此童趣十足的哨子呢?那一刻我居然害怕起来了。但定神一想,青天白日的,有什么恐怖的!

听着不绝于耳的哨子声,我决定探个究竟。

我再次努力把眼睛贴在不锈钢防盗窗上,可惜窗棂的间距只容许我探出半个额头、半个鼻子和半个下巴,实在无法探头出去看清楼下阳台上的吹哨人。

失望过后冷静一想,楼下邻居家的阳台不也安装上了同样的不锈钢防盗窗吗?

缕缕春风吹来，窗外的春光越发明媚。

楼下阳台上的哨声一阵紧似一阵。

我情不自禁地抓住讨厌的不锈钢防盗窗棂，然后使劲地啪哒啪哒地一推一拉。

最终，不锈钢防盗窗没拉开，反倒把妈妈晾在阳台顶端的一件衣服震落了下来。不好啦，那衣服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，呼啦啦掉到了楼下邻居的阳台窗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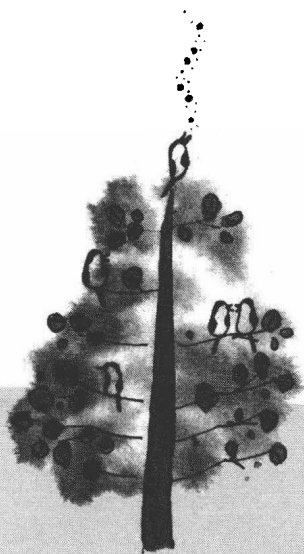
我马上想到用晾衣竿去挑，可那件该死的衣服缠在了窗棂上，怎么也无法挑起来。

那件衣服是妈妈最称心的，万一丢了，或者弄破了，那是不好交代的。我已经顾不上什么了，马上开门往楼下跑。

“嘭嘭嘭”，我急切地敲着楼下那扇豪华型的防盗门。

哨声戛然而止，可迟迟没人开门。过了好一阵，那扇豪华型的防盗门传出了咯咯的声响，接着，门上方的窥视板开启了。

我踮起脚尖一看，窥视孔里闪着一只亮晶晶的眼睛。





门开了，我看到一个男孩的头脸，神情有些慌张。

我涨红着脸说，我家的一件衣服掉在了你家的阳台上。

男孩一听，脸上堆着笑说，那你快进屋来取吧。

哇噻，不愧是房地产老板的家，如此富丽堂皇的家居装潢，我只在电视上见过，今天终于亲眼目睹了。

我小心翼翼地换了鞋，踩着光亮亮的地板走向阳台去取衣服。最后，还是男孩机灵，是他站在凳子上帮我把衣服取下来的。趁他取衣服的那一刻，我偷偷地看了看他：不折不扣的小帅哥，应当是我的同龄人。

我从他手里接过衣服，轻轻地说了声谢谢，然后转身往外走。刚伸手拉门，却被他叫住了。他说，哦，我们是邻居，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，在哪里念书呢。

我说，我叫顾萌，在市一小念四年级，你呢？

他说，他叫王之王。

我十分好奇地问他，做了这么多年的邻居，我怎么从没见过你？

他愣了愣，脸色有些无奈，然后诉说着，他原本一直在外地的一所封闭式贵族子弟小学念书，每学期学费得上万元。

我羡慕地说，不要太优越啦！

不知怎的，他却伤感得眼泪汪汪，愣了半天才向我解释，这所学校并不如人家传说的那样好，所谓封闭式就是让你与世隔绝，整天把你关在屋子里死读书，连家里来的亲人也不许见，难得让家人领回家一趟，还得像去仓库领取物品一样办理领取手续，填写几点几分谁来领走的等等。总之，常常让你孤独得流泪。现在那所学校都快散伙了，所以他决定转学回来念书了。

见他很伤心，我就把话题扯到刚才的哨子声上，问他，刚才是你在吹哨子吗？

他马上得意地说，是啊，是我吹的，动听吗？

动听，你的哨子呢？给我看看。

他越发兴奋起来了，摇了摇头，得意洋洋地说，这哨子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你看到了吗？

我瞪圆了眼，也没看到什么哨子。

这时，只见他用拇指与食指轻轻捏住下唇，然后深深地倒吸气，就这样，气流在微翕的下唇间颤动着，发出一串惟妙惟肖的鸟鸣声……

我问他从哪里学得的技艺，他笑着说，是让封闭式学校里的寂静给逼出来的。

他见我如此喜欢，就当场教我吹，但我不争气，把下唇都快捏烂了，还是只能发出嘘嘘的倒吸气声。

我告别王之天，拎着衣服往楼上走。身后又是一串欢快的口哨。

到了自家的防盗门前，我才习惯地伸手去裤袋里掏钥匙。可是不好，钥匙呢？

对了，刚才匆忙去楼下时没带钥匙，现在钥匙肯定在家里的写字台上，或者在自己的床柜上。

完了，我还有许多作业要写，我还打算抓住时机过一把看电视的瘾呢。一切都完了，说不准爸爸妈妈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，我只能被该死的防盗门挡在楼道里了。

我拎着那件衣服，对着铁门又焦虑又懊恼地站了好一会儿，最后终于酥软地蹲下身去哇地哭了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一只手搭上了我的肩头。

我惊讶地扭过头一看，是王之天来了。

他说，你为什么哭？



我说，我的钥匙忘在了屋里。

他一听，竟然鼓励我说，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，来，让我替你想想办法……

我不信，他却一把拉住我的手，让我跟他往他家走。他先把阳台上不锈钢防盗窗上的一扇供外晾用的活络窗打开，然后探头出去向上望了望，还问我家的防盗窗有没有这种活络窗。

我这才想起，平时妈妈向外晾衣服被褥时也曾打开过这样的活络窗。

我说，有啊，可你又能怎么样？

他不待我把话说完，竟然像猢猻般一骨碌从活络窗里爬了出去，接着，犹如一个攀崖高手，沿着窗棂手抓脚蹬，迅速向我家的窗棂上攀。我呆呆地望着，不知是敬佩他的勇敢和机灵，还是为他拥有与小扒手决无二样的绝技而害怕，反正我的身体在颤抖，我的双腿在打架。不一会儿，他真的进入我家的房内了。

我终于清醒过来，该跑回楼上去接应了。

“吱哟”一声门响，王之天把我家的门打开了，高高举起的右手丁零当啷挥舞着我家的钥匙。

我的眼前犹如站着一位战功赫赫的英雄！

激动之余，我想不出一句比谢谢两字更为恰当的话语。于是，我只顾很感激地看着他。

是谁啊——

天哪，我被这从背后突如其来的吼声吓得毛骨悚然。

原来是爸爸妈妈回来了。

我怪自己不争气，为什么偏偏在这关键时刻非但冷静不下来，还要表现出小偷们才有的慌张神情呢？

妈妈用异常惊慌又充满猜疑的目光盯着我，语调也加重了——我在问，他是谁？

我的话竟然被妈妈吓到了喉咙口，怎么也吐不出来。

还是王之王冷静，很有礼貌地回答我妈妈说，阿姨，我是楼下的邻居，我叫王之王，我是来帮顾萌取钥匙的，再见，我走了。

我看得很清楚，王之王走出我家时，还对我做了一个调皮的鬼脸呢。

妈妈很不友好地扫了一眼王之王，似乎愈加犯疑了，待王之王出门后，“砰”的一声重重地把门关了。

我这才缓过神来，急忙向妈妈解释说，妈，王之王真的不是小偷。

妈妈骂骂咧咧说，不是小偷，那我倒要问你，一个从没见过面的男孩怎么会贸然闯到人家屋里来的，况且还是你一个女孩子独自在家呢。

我终于经受不了妈妈一遍又一遍的盘问，就干脆把王之王进我家门的前前后后说了一遍。

妈妈这才平静了许多。但妈妈由此引发出来的言语举动真让我不可思议，甚至伤心到了极点——她特意去街上买了一把笨重的铁锁，把我家阳台上的活络窗棂给锁得死死的，并且郑重地警告我，以后不准跟这种男孩多噜苏！

我趴在阳台窗口边，委屈得泪水直流。

第二天一大早去上学，我刚走下楼梯，就看见王之王背着书包站在楼道口。我知道，昨天的事是我对不住他，但我一想到妈妈的话，竟然连对他说声对不起之类的话也没有了勇气，仿佛妈妈的眼睛说不定会突然闪过来。于是，我故意低头行走想躲开他。谁知，王之王加快脚步赶了上来，对我说，顾萌，昨天是你妈妈误会了，也





让你受委屈了，真对不起。我真被王之王感动了，但决不愿意再说什么了，所以没敢瞥他一眼就只顾逃也似的往前走开了。

当我终于一个人清静地走过半条大街时，身边传来嘹的一声尖响，下意识侧目一看，一辆黑亮亮的轿车在我身边来了个急刹车。我一惊，以为是我走神后违反了交通规则。我正受窘时，一扇悄然降下的车窗里探出一个熟悉的男孩头脸来。天哪，又是王之王。

王之王说，顾萌，你在哪个学校上学，要不要搭我爸爸的车？如果你愿意，以后每天都可以搭车，反正我们是邻居嘛。

我又没话说了，只是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。

我继续独自走我的路，可总是不无担忧地傻想，那个王之王会不会转学到市一小来？甚至会不会在同一个班里？

还好，一连几天的观察让我放心了，王之王并没有上我所在的学校。

为了避开王之王再次邀我搭车，每天我就比往常提早好些时候上学。妈妈不解地问我原因，我说，去学校上早自修呢。

这样做果然有效，后来的好长一段日子我真的没见到过王之王，只是当我从家里的阳台上往下看时，常常会看到王之王爸爸的轿车静静地停在小区里。

王之王也一定理解了我，所以也不再来找我啦。

当然，王之王还是那个王之王。他每天放学回家后，总会站在自家的阳台上吹一会儿口哨。那一串串足以乱真的鸟鸣声，越过不锈钢防盗窗飘飞在春天的晚风里。

此时，我会不由自主地放下手中的课本、作业本，然后蹑手蹑脚地走到阳台上侧耳谛听王之天的口哨。听着、听着，我自己也快变成了一只小鸟，脚跟往上一跬，两臂化作双翼，顿然飘飞起来似的。

怎么,不快回房间写作业,中了哪门子邪?身后突然响起妈妈的呵斥声。

我马上收敛住自己,但终究掩饰不住干了什么坏事一般的恐慌。

楼下的口哨还是那么清脆悦耳。

妈妈说,她知道是楼下的那个男孩在吹口哨,流里流气的。

我没有勇气反驳妈妈的话。

这时,妈妈还不肯放过王之天的口哨,竟然找来钥匙打开那扇活络窗上的笨重铁锁,然后将头脸俯探出去,冲着王之天大吼——喂,别乱吹了,都扰得我家顾萌无法静心写作业了,以后要吹就去马路上吹。

妈妈的喝令果然奏效。在此后的好长一段日子里,楼下的阳台上始终静悄悄的。

有几回,我似乎听到了口哨声,可惜只是在梦中。

又是一个星期天。楼下传来乒乒乓乓的声响,我以为发生了什么事。妈妈走到阳台边往下一看,说是楼下那男孩家搬走了。

我一听,心里禁不住咯噔一下。我以为王之天的搬家跟他的口哨是有联系的。

我真想走到楼下去,对王之天说些什么,但我连开门的胆量都没有。

偌大的一个城市,王之天家到底搬到哪里去了?我老是偷偷想着这个问题。每天一大早上学走在大街上,看到黑色的轿车从我身边驶过,总幻想着会不会是王之天爸爸的车。

一次,我和班里的十来个美术爱好者应邀前往一个房产工地画画。那个工地很远,公交车跑了五站路,才把我们送到目的地。





那是一个新建的豪华别墅区，四周绿化带处是高高的粉刷围墙。我们的任务就是在粉刷围墙内壁上画一些风景画。

我一提起彩笔，就来了兴致。就着雪白的粉墙这张硕大的白纸，很快画出了春天里的一片绿油油的小树苗，还有几只可爱的小鸟在蓝天下自由飞翔……画着画着，那些小鸟真有了灵性：好看的翅膀轻轻地一张一翕，尖尖的小嘴呢喃欢唱。

我第一次懂得，那是自己画得太入神才会出现的美好意境。

然后，我的耳边分明萦绕着啾啾的鸟声，而且还能辨别出鸟鸣声是从南边随风飘过来的。可是，我站起来，把目光投向南边的第一幢别墅时，那鸟鸣声越发响亮熟稔起来——不会是王之天的口哨吧？

再定神眺望，果然，南边第一幢别墅的阳台上，站着一位英俊的男孩，而且摆出手捏嘴巴的样子。

我放下手中的笔，迅速朝男孩跑去。

一起来画画的伙伴们傻了，谁也不知道我有何急事跑得那么快。

大约离第一幢别墅还有四五十米处，我看清了，王之天正站在阳台上认真地吹口哨。我马上停步，躲在一棵大树背后呆呆地看着王之天，不，是静静地听着王之天的口哨……

啊，王之天家的别墅跟皇宫似的，庭院森严，飞檐翘角，真是太气派了！

突然，短暂的宁静被一声狂吠打破了。我看到一条黄色的大狼狗从王之天家的铁门里冲着我蹿了过来。

天哪，我这个平时见了狗影子也会发抖的胆小鬼，哪经得起大狼狗的凶袭。我歇斯底里哇的一声惊叫，转身拔腿想逃。然而，我的双腿早已烂泥样发软了，怎么也跑不动，只得瘫在地上号啕大哭。

大狼狗吐着红红的舌头呼啦啦向我扑来。

伙伴们拼命地叫——快跑呀！

可是，我已经完全惊呆了，除了双手抱头，再也无能抵抗了。

这时，我又听到了王之天的口哨，但这回他一定是吹给大狼狗听的，声音尖锐又短促。待我抬头看时，大黄狗果然被王之天的哨令唤了回去。

我这才从地上爬起来，然后犹如一只脱险的野兔拼命地往回跑。

王之天的口哨声也就离我越来越远……

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见到过王之天，只是会时常思念起他的口哨，甚至只要听到某些类似的音符，就会产生真听到了那口哨似的幻觉。有几次，我企图坐公交车去王之天家的那处别墅区，然后静静地听他吹口哨，可一想到他家的那条大狼狗，就什么都不敢想了。

时间就这么一天一天流逝了……





神秘的伊妹儿



学校才放学，刘天宁又鬼使神差般溜进校门斜对街的那间“迷你网吧”。尽管书包里装着一大堆家庭作业，尽管这样的行为已经一次次受到老师和家长的严厉批评，尽管网吧墙上贴着“未成年人不准进入”的规劝，尽管网吧里几个男青年抽烟抽得烟雾缭绕空气混浊，可他还是挡不住这里的诱惑。

“当啷”，递出了两枚一元硬币，网吧老板就示意他坐在靠里边的一台电脑前。

他在“嘎叽嘎叽”的驱动声里熟练地挂到了QQ上：昵称——小帅哥（明明知道自己长得不怎么样，平时班上的女生们是不把他放在眼里的，现在却要诈称自己是美男子，用意很清楚，不就是想多迷上几个痴情小妹妹）；年龄——18（这是虚拟的，比真实年龄夸大两岁让人觉得更成熟些，懂吗）；性别——男（这一点他似乎没想撒谎，

要是假装成女生还谈什么异性魅力);密码——747891xs(这可是绝对保密的嘞)……

哦,线上来了一颗小豆!

小豆:“小帅哥,愿意和我聊聊吗?”

小帅哥:“你怎么起了这么一个嗲声嗲气的名字,今年几岁啦,还在念书吗……”

小豆:“看你,挺会说恭维话的,老实说吧,我是你隔壁班级的同届女生。”

刘天宁的心都快撞破胸膛了,小豆居然是一墙之隔的女同学!

小豆:“怎么不说话了?”

小帅哥:“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的身份?”

小豆:“反正不假,我是多次目睹你这个左撇子在篮球场上的风采了。”

小帅哥:“那你能告诉我你的真名实姓吗?”

小豆:“No,网上聊天就是要有那么一层神秘的面纱,懂吗?否则,你也用不着夸大自己的年龄了。”

刘天宁有些脸红了,幸亏对方看不到他。

接着,他和她就隔着那层神秘的面纱聊开了。

小帅哥:“让我猜猜,你长得很漂亮,后脑勺扎着一条马尾辫?或者,是坐在走廊边临窗的那位,长得挺苗条……”

小豆:“别瞎猜了,我是不会告诉你的。”

小帅哥:“那好,我问你,近来心情好吗?”

小豆:“还可以,只是学习太紧张了些。”

小帅哥:“看你多有上进心,我是对学习没多大信心了。”

小豆:“你不能自暴自弃,都升初三了,得加把劲才对。”

小帅哥:“你这话倒有点像我们女老班金晴的口吻。”

